



87414 •

大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曰註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
言秦之過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

論秦之過此
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

日嶠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
殽函右隴蜀 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

之嶠山秦塞也函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

囊無咎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

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

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爲

橫衡音橫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

商號爲商君關西連兵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向曰拱手取言

易也西河魏地名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

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濟曰没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

蒙故

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

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

之險割膏腴之壤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

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善曰文穎曰關

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良曰盟誓約也

當此之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

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
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
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善曰言諸侯約

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向曰關東連兵

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敗齊人得

尸三萬以

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然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戰蘇秦說惠王曰始

將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

赫周人也皆國名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齊明周

最陳軫召

紹

滑樓緩程

亭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

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

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
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

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

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土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甞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五臣本作仰

關而攻秦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

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遂

巡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鏃也

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善曰韋昭曰太楯曰櫓左氏傳曰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

濟曰軍敗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

善本無家無

事

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相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

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翰曰自

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

置三川郡

濟曰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

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

苦

扑

木

以鞭笞天下

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

說文曰敲擊也謂稱始皇帝也

良曰履至尊也

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

銑曰言破南越分

為此二郡也

百越之君俛首係

計

頸善本作頭

委命下吏

命曰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命民曰黔首

隳五臣本作墮

名城殺豪俊

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

已害

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的鑄

善本作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善曰如淳曰鋸

箭足也鄧展曰鍔是杆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鍔為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宮庭中鍔或為鐻音巨翰曰兵戰

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鍔兵刃也弱天下民謂

去其兵器也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濟曰登踐華山以

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壘上文

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

也銑曰何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

也言誰敢問

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

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善本無也字善也史記秦始皇曰

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然而陳

涉甕牖繩樞之子氓

善本作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

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

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如淳曰甕古文氓氓人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

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戊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

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
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
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
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
曰猗頓也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
不賢又不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

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所陌之中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
至斬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

五臣本作疲散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

百言少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善曰卑巷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

竿求諸海也

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幟也

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

言曰羸擔也音盈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羸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

竟始於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五臣本作

嶠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鋤耰憂棘矜巨不銛息於鉤戟長鎗所也善曰

曰擾鋤柄也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

槿巨中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鎡鉞有鐔也濟曰擾鋤柄也棘

矜戟也以鋤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鎡皆兵名謂

九國時兵器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九國之師也

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謫丈厄切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

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

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

匝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

川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 然後以六合

為家殺五臣本作嶠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五臣

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

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

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舊善曰漢書曰朝

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王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

銑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

起也怠墮也

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善曰率然輕舉之兒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

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

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善曰

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

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

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

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善本無不

爲先

生取也

善本作先生不取也

蓋懷能而不見臣

善本無臣

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濟曰

殆近也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曰

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

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

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鈺曰竦正也

之難何得輕易而爲之

夫談者有悖

蒲忽

於目而佛於耳謬

於心而便於身者

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

扶勿切 銑曰悖 逆佛違謬反也 或有悅於目而善本順於耳

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

將覽于直善本無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

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孔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五臣本作

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

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愍傷也騷動不

也安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戮及先人五臣本作於人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戮猶

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多見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

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涓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說死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

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

身死牧之野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

邦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

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爲墟也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

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

煦煦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即志士仁人

不忍爲也善曰愉愉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喻喻煦與嘔

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向日愉愉煦煦進謂之兒將儼五臣本作

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

善曰拂與弼同
儼然矜莊見拂違也

翰曰

則忤

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

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善曰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
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

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
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

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善曰論語子曰
伯夷叔齊餓於

首陽之下人
到于今稱之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

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句善本
作懼

然易容捐薦去几

危坐而聽

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危無忤

濟曰懼然

驚視兒指薦去几自貶損也捐棄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

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

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

以此免也

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

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危發憤畢誠圖畫安

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

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

善本無水

之陽以見

文王

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

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

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

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

見呂尚坐茅以魚 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

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

本仁祖義

善本作誼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一統類美風俗

此帝王所由昌也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本祖皆以仁義爲先

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

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

奪也倫理也

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

裂善本作列

地定

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

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

善曰穆猶默靜思兒也孫子兵

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

曰嗟乎余國之

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善曰說文曰綿縣微

也爾雅曰殆危也良曰縣連將絕之兒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

善本

作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

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

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漸以與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

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

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

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

人足畜積有餘囿圉空虚五臣本作囿圉虚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

緩囿圉空虚向曰囿圉獄也虚空謂無囚人鳳皇來集麒麟在郊其

露既降朱草萌芽

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

膏猶耳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

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

亡如可見

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

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五臣本作禎

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襄當假

立以為
論端也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又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

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

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今夫子閉門距

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

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

幸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

曰懷寶謂懷德也

堯也

善曰廣雅曰遁避也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

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

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

遁逃

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

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

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鵠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蠅齧人飛

蟲也莊子曰蚊蠅齧膚蚊亡云切蚤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文子曰蚤與驥致千里而

不飛翰曰越過也東

西廂曰序驥良馬也

僕雖頑嚚善本作

願從

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

濟曰歸愚也達通也

文學曰陳

懿誠

善本作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

善曰春秋諡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良曰懿美誠

信也話

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善曰

禮記曰介紹而傳命也

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

戚商歌以干齊桓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

爲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以爲政故云干商秋聲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
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
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
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
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
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
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
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
士者諳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
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
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
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向注同非

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五臣本無也字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

嫫母倭倭為傀回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善曰

慎子

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帨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問嬖子奢莫之媒也媒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媒姆倭傀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

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

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

刃公輸不能以斷五臣本作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

以射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矰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

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鷁於青雲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

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

必相湏而成也曼長也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

如乘舟之逸也善本衝蒙涉田而有能致遠未若遵

塗之疾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

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

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

膺曾騰躍撇擊也衝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

蒙謂衝突蒙籠也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

矣翰曰敬聞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

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有二人焉乘輅

而歌倚輓王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

雞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

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也詠歎也

雅轉運中律嘽輓曰輓車也輓輓端木也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嘽

謂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颺也律六律也

嘽緩舒繹系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和之聲也

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

之禮贊冬用雉夏用禮文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

胸左頭奉之銑注同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文向曰謂禮畢也

寡見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寡見善曰韓子曰禮寡見善曰韓子曰禮寡見善曰韓子曰禮

寡鮮皆善曰尚寡鮮皆善曰尚寡鮮皆善曰尚寡鮮皆善曰尚

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

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

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

善曰如淳漢書

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故作

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

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

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
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
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
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
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
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
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
君以爲嗣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
不可爲諭曉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說曰
也餘同善注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善
子所歌復何尚也作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
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

易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

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

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向曰節止趨進也

好惡不形

五臣本作

刑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王

蘊於砥

武夫砥夫

凡人視之快

他沒

焉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王張

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蒼曰快忽忘也

翰曰蘊積也砥砥石而次於玉快不辨兒

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實謂如下和所獻寶

精鍊

善本

藏於鑛璞

善本

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善曰精練

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
璞也鑛與鑛同瓜並切 翰曰精鍊金也百鍊
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
也忽焉不識兒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況乎

聖德巍巍蕩蕩黎

善本作民

氓所不能命哉

善曰論語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

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
之巍巍高兒蕩蕩大兒命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

詠之揚君美德

善本作德美

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

紘天地寂寥

善本作聊

宇宙

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紘衆多之兒也寂聊曠

遠之兒也

銑曰洋洋盛兒罔無也紛紘衆多兒寂寥曠遠兒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明

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

善曰

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
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

是以每歌之

不知老之將至也

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翰曰言歌樂之
而忘其老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

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
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乎信也 齊曰

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
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

夫忠賢之臣

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

善曰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

尚書大傳曰周民可
比屋而封 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

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
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

浮游先生色勃背溢

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曰是何言

銑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於目眊也與善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

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

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

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爲周

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

王道濟曰僞詐也殆過也鄙耻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

邈眉耆耆之老

善曰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厖眉耆耆皆老稱

厖白黑毛相雜也

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

流

良曰淳厚流行也

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

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

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

言為詩也

銑曰皇澤天

傳曰詩人感而後思

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

善本作厭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善曰樂動聲儀文也

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

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

伯之失得不亦遠乎

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

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誑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

樞機

權要也方伯諸侯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

而前曰先生詳之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

詳審也

行潦

老

暴集江海不以爲多

鰕

秋

鰕善並

逃九戩

域

不以爲虛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

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

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

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鰕鰕郭璞曰今泥鰕也

鰕

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鱣魚似蛇毛詩曰九

罟之魚鱣魴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濟曰言江

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是以許由

潦雨水也鱣鱣魚名九罟大網也

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

武不以卑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

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人到于今稱之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

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耻夫

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

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善曰毛詩

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

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

寶玉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

名孔孔丘墨墨
翟皆賢聖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

名向曰質正敏
達舒布也

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

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綸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

緡釣魚繳也王言之
出雖小弘之而大也其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毛詩序曰其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
明於南國翰曰同善注倚立也二客雖室

計沮與議何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
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

雅曰室塞也濟曰二客謂文學與夫子
也室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顧謂

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

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五臣本無焉字善曰論語子曰當仁

不讓於師良曰

夫子曰否

銑曰否不然也

夫雷霆必

發而潛底震動

善曰呂氏春秋曰開

枹

手

鼓鏗

苦耕

鏘

羊

而介士奮竦

善曰左氏傳曰郤克援枹

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

甲也

向曰震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

故物不

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

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言議前

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曰文學先議愚事欲於

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

尋繹也濟曰繹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臣之

力也

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何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其棠

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聖智謂成康也其棠謂邵伯也

皆相感而生蟋蟀俟秋吟浮蟋由出以陰善

也寥戾風聲蟋蟀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

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陰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

火就燥

翰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

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

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濟曰殫盡也淑

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亦

大厦

善本

之材

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

五臣無也字善

曰慎子曰廓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

非一狐之皮也

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而價千金也大厦屋也丘山也略智也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

無臣春秋刺焉

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
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
惜有其王德而無王佐也
銑
三代以上皆有

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善曰說苑郭隗曰帝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綽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

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綽威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管仲鮑叔牙隰

朋綽威也

晉文公有咎

五臣本作舅

犯趙衰危取威

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

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

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

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

余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遣之女樂以媵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

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

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秉曰緒業也濟曰楚王王繆由由余五殺百里奚也緒業也

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

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

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

楚師戰于郟晉師敗績外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

禮深五臣庸剋滅疆吳雪會稽之耻善曰漢書曰江都王

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

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

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

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

相備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鉞曰

勾踐越王名種文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

會稽山竟以滅

吳故云雪耻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

衡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

主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
之所以過相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
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
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
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
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向曰燕昭有
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
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誦身下士先
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
走保於莒湣與閔同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
閔王走保莒
邑故云困也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
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

輔佐也

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

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

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今聖主冠道德

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

良曰絕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

事喻衣服也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

銑曰倫等也

是以海內歡慕

五臣本作勸慕

莫不風馳雨

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

降揖讓之禮極目

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

進者樂

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

翰曰條暢

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臣五

本無匍匐二字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爲門爲域而游息焉

域閩也咸絜身修思五臣本作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

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

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良

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完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

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

百姓祿勤增奉五臣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

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伍也銑曰究

陳蠲除苛善曰宣紀曰令太官細綏安也減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令太官

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籩未疎

繇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疏人還歸勿弄恤民

災害不遑遊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

暇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曰

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

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

而更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

者勿繇事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

也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縗匿

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

皆勿坐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

育草木遂其零茂

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豈不然哉

善曰毛詩大雅文濟曰愷悌大順也

先生獨不聞秦

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

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

削

善本

大理峻法

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

良曰刻削謂

損害也峻深也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

狼摯虎攫懷殘秉賊

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翰曰

言皆如狼虎之暴也

其所臨泣

善本

莫不肌慄

善本作

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公

臣五

本作怔忡

無所措其手足

善曰韓子曰古之人

周容切

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忪惶遽也

論語子

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忪章容

切濟

曰慄戰也言如蛇虺之螫

嗷嗷愁怨遂

亡秦族

良曰嗷

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

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

五臣本

者除其賊

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

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良
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

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

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

怨銑曰淳深也睦親也今四海善本作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

行雨施品物咸亨向曰天神光耀五臣本暉

洪洞朗天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翰曰神天地之

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

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

比

善曰宣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

邕

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

仍

集九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

嘉

穀玄稷降于邵國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

麟

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兒

邕

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

滋

液津潤擲比連接也

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

三

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

昔

文王應九

尾

孤而無而字

東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

同

辭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入

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

無

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向曰謂白魚入于

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善曰周公受秬鬯未

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宣王得白拒黑黍瑞也鬯香草也鬼方遠國名

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夫名

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今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

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作洽邊不恤

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旌旗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洽會恤

憂寇賊寢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

也

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

天性僑

五臣本從焉

蹇

習俗桀

善本從人

暴

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僭傲也

銑曰蹇逆桀

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貴壯健賤老弱也

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

兒能

騎羊走箭飛鏃

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

逐水隨

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

濟嗜欲

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

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散濟

也其耒耜則弓矢箠馬播種則耛耨

胡

弦掌拊收

秋則奔狐馳兔穫

胡

刈則顛倒殪

伊

仆善曰禮記曰左

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禮
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
為食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
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
馳皆追逐也殪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曰
仆皆殺傷也史記

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良曰遁逃寇賊也是以三王不能懷

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

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

銑曰懷來綏安也杭動也犯芻蕘言入塞今聖

而食漢草也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急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賢臣本無賀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

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

經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
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
乾坤之

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梟
關

翦髮黥首文身裸果袒旦之國善曰編結即編
髮也漢書中軍

曰解辯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
曰刃刻其面蓋沮顏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

目多鬚蓋梟關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
題國在鬱林南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

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梟關眼白靡不
也黥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

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作掖而笑

濟曰靡無也婆娑舞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

鳥翕翼泉五臣本作淵魚奮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日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

是以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於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善本作剋殫焉善曰黥不

切銑口懣積也向曰鄙人於是二客醉于

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仰藹怡

懌而悅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

興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

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

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異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

以命禹而禪之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

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

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五

世作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

五臣本作民

其揆一臣

本作焉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一揆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理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

據火德而漢紹之

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

蚺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

矣先祖祚福紹繼也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

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地

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蚺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

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母號
哭曰赤帝子殺吾
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

聖顯懿之德

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

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祚之

向曰懿美也

豐功厚利積累之

業

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

積德累行之業也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

神享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

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

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爲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

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偏特起也崛起世俗與偏同濟曰偏起謂平起於匹夫也

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

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爲適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以爲適

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

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拑之時人復知漢乎太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

肉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

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

多亂臣賊子者也

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

賊子懼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

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

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若然

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

饑流隸饑寒道路

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

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

為殍荀悅曰道殍謂之殍也良曰無菜曰饑

無穀曰饑流隸謂

逃流賤隸之人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

善曰韋昭曰短為短短襦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

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音灼曰無一

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襲重衣也

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

擔石之糧善曰

以積也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

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濟曰一金

謂一斤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

之金也治亂固有天命不

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

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故雖遭罹厄會

明主也翰曰言不可妄處也

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

潤鑊伏鑕質

烹醢海

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

季父項梁陳勝等起

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此至定陶
用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何曰信

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

潤鑊伏鑊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鑊又況么

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

烏堯麼不及數子而欲閭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善曰鵠冠

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
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

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良曰是故驚蹇
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

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善曰廣雅曰驚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驚駘王逸

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

其一曰千里也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韓詩外傳蓋貢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持

者六翻耳

翰曰六

翻謂鴻鵠之翼也

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應劭曰爾雅曰栢謂之案稅侏儒柱說文

曰栢枅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案

音節稅之劣切銑曰栢謂之案斗筭之子不

梁上楹謂之稅蓋小材也荷負也受一斗論

秉帝王之重

善曰音義曰筭竹筭也受一斗論

曰斗筭小器

也秉執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不勝其任

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

也與餗同良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

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當秦之

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

末

五臣本作時

豪傑並起

善本無並起字

共推陳嬰而王之

嬰毋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

善本無今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

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爲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

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爲母在楚

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

陵爲漢宰五臣本無宰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

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

五臣本作幾善曰白虎通

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全宗祀於無窮

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

善曰張晏曰冊書史

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何曰

春秋史書

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善曰呂氏春秋曰道

之通名也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

善曰漢書曰高

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三曰神武有徵應

善曰

徵應謂下
衆瑞也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

也

五曰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

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

由

五臣本作用

已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濟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譖也

從諫

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應如響起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

趣時者也

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

當食吐哺納子

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

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問張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

乃公

拔足揮洗揖酈

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欲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悟

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

東意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說言高四皓之名

割肌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

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又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爲侍高祖遂以太子爲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

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齊曰行陳謂軍旅之間也亡英雄陳力羣策畢

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

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爲汝

言其大畧廣雅曰畧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

媼鳥而妊鳩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

蛇之怪

善曰畧粗畧也漢書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

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

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

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

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

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

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

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貯酒既醉卧

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

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即呂

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

本作

五臣

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

其處

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

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

於冉切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

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

入關則五星聚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

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

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銑曰分斷也

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

故淮陰留侯謂之

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

以三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濟曰

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歷古今之得失

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五臣本作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五臣本斯度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艷而苟昧

作周斯度切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則必喪保家之主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

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遇折足之凶伏斧鉞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之誅

銑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

上所述鼎折足也

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

之覬

冀覬逾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覬覬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

幸也覬欲也

距逐鹿之瞽

古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

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

其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翰曰英雄

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

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

陵陳嬰之事以爲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

無爲窺覬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

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

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爲二母所笑

也二母則

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

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
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銑曰小
之謂以其爲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夫人善
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

相輕所短

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

里語曰家有弊

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

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
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
傳注曰帚通也享或為享翰曰帚謂除地之
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
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

今之文

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

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

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

長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

良曰

蓋君子審

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

人楚辭曰羌內恕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已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

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

之匹也

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

遭我乎獨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翰曰

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 祭之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

儔也 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

是

齊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

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

琳瑯之章表書

記今之雋也

向曰陳琳阮瑀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

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銑曰言文美理弱也

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

良曰楊雄班固之儔也

常人貴遠

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

翰曰貴遠

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爲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爲美也

夫文本

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誅尚實詩

賦欲麗

何曰銘誅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此四科不同故能

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誅詩賦也通才謂諸

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

力疆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善曰蒼頡

篇曰檢法度也齊曰檢法也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善曰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

兄不能以教弟也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

父兄親於子弟亦

不能教而移之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

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

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

善本

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

於後

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也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

而演

周易不以隱約而弗

五臣本作不

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

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

濟曰

以通塞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

移思也

之過已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天之璧而重

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

使時過已也良曰已助句也

而人多不彊力

貧賤則懾

五臣本作懼

於饑寒富貴則

五臣本無則

流於

逸樂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

遂營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

五臣本作逝

於上體貌衰

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

善本無亦

志士之

五臣本無

字大痛也

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融等已逝唯幹

著論成一家言

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

異以此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異感悟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之

五臣本無之字

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

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大戴

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良

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

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

喻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

夫與人共其樂

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

故與人共守之

善曰班固周召相其

漢書贊曰昔周盛則治致刑措衰則五伯

扶其弱與共守之

兼親疎而兩用

參同異而並進

同曰親疎

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

也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

塞逆節不生

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

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起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

遵王命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善曰齊桓晉文向

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

城周晉戮其宰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

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二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

執仲幾歸諸京師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

王特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

侯傲而復肅

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

傲板復得敬懼也

二霸之後寢

五臣本作浸

以陵遲

善曰漢書曰二

伯之後寢以陵遲二君也言二君覺後復陵遲敗亂也

齊曰二霸即桓文

吳楚憑

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善曰左氏傳屈

宋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

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

亡粉反向曰散消者懼同姓之國

不敢爲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

姦逆也

本根賴之與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

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

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

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

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良同善注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

齊曰暨及也

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

善曰燕衛周同姓也

西迫

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

向曰言自救滅亡不

暇相憂也

至於王赧

簡

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

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

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銑曰王報

謂周報王也

秦據勢勝之地

五臣本作馳

譎詐之術征

伐關東蠶食九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

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

敢進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漸

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

至於

五臣本作于

始皇乃定

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

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

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齊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

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

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父是謂深根固

帶長生父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

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

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

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秦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周之弊將

五臣本無將

以為小弱

善本作以弱

見奪於是

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

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

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

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

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

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

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譬猶焚咸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

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豈不悖五臣本作勃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

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捐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是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歲

五臣本作人

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

止爲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糾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

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

五臣本作黜

其義至於

善本無於

身死之日無所

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

奸臣之口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

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于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

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

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

至今

五臣本作命

趙高之

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

五臣本作刻

薄之教長遵

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

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

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
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身殘

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爲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爲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爲黔首遂乃郡國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衆庶潰叛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潰亂也翰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曰吳廣爲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

子弟

銑曰裂分也

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良曰三代夏殷

也周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

濟曰

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爲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

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

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

翰曰言封子弟爲諸侯縱

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

集之衆

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

向曰烏集言如烏鳥之集或

聚或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汜自開闢以來其功立勲未有若漢祖

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

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鏑鏑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

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

注曰權乘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善本傾動百姓所以

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土磐石膠固東牟朱虛

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善曰漢書宋昌曰高

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爲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爲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向使高祖踵亡

秦之法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

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

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傳於他人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

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

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

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

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

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

濟南王辟光淄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

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

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景猥用

晁

善本

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

五臣本作怒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

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恐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銑曰猥頻也削黜謂削退其士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瑕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

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

可掉哉

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

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此諸侯地
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
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所
不從其心况諸侯疆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
謂難以五臣本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作令
禁止也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

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
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
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
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遂以陵遲子孫微弱

也

翰同善注割亦分也

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
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

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

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

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

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至於成帝主氏擅朝良

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

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

今同姓疏五臣本作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

之文 翰曰母黨即王氏也 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

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

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向曰稱

引謂稱古

至乎

五臣本作于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

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頒莽恩德豈不哀哉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彈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

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唯恐
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
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爲左右相田氏殺監止
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
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
曰郅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
郅音吾銑曰異姓謂王莽爲相鴆殺平帝立
中山王子嬰爲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爲齊田
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
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
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爲臣妾者恐殺也
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郅鄉侯此皆懼誅所以
苟取免患而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
已豈不哀也

之間而叛

善本作畔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

五臣本無以

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

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爲叛

逆乎但權勢輕善曰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材篤

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姿質也禽王莽於

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

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

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則以謂無疆之

期疆猶善本至于栢靈閣善本豎執衡善曰范曄後

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實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

注曰稱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上曰衡

於上臣弄權於下

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本末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

並爭

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

銑

鼎沸謂亂也

宗廟焚為灰燼

辭

宮室變為秦

士

藪居

九州之地而身無所

五臣本

安處悲夫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燼火餘木也

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

秦藪謂草木荒也

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

量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

翔兗豫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

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掃除凶逆翦滅鯨

鯢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喻不義之人也喻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迎帝西京定都

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

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向曰董卓遷獻帝

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

邑州通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

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

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

迹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銑曰

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

閭不聞邦國之政

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定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

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也

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

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爲萬代

五臣本作世

之業也

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

且今之州牧

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

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

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

備萬一之慮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餘弱技也

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縣封諸侯為技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

今

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向曰名都

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

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

五臣本無於

百人以上

銑曰

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以上百夫長也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

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

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

善曰衡輓車之衡輓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

之御牛馬故以衡輓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足也

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輓格也君命任使

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

落者本孤

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

故語

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

五臣本作什

之者衆也此

言雖小可以譬大

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

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且墉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

有漸建之有素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

基厚即上安也

向曰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

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

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

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

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

夫樹猶親戚土

猶士民建置之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

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

善本無以

聖王安而不逸以

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

故

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

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鳥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

棊也楊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

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同善注弈者圍棋也

蓋聞

善本無聞

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况於弃

乎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

不建

五臣本作達

也

銑曰悼傷邁過也

勉精勵操晨興夜寐

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五臣本作經之以日

力

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

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

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

故能隆興

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

載年也已止也言勤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

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

五臣本作其業窮困不易其妻銑曰素猶心也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

福以成不朽之名

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

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

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

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

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

冬講論不怠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

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

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

園囿故山甫勤於夙夜而無臣本吳漢不離公

獄也

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墮哉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

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

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

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濟曰仲山甫

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

臣常勤勤不離公門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

公門職事之府也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

翫五臣本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

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

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宿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

雅樂也不暇存者至或賭及衣物徙五臣本

易行善曰卑蒼賭鵠也賭廉耻之意弛而忿戾

之色發同曰棋子也弛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

廢也戾恨也

萌

切五臣本作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善曰方言

之抨皮兵切相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

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

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

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

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

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

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勝敵無

銑曰抨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

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

因也良曰階上也求之於善本戰陣則非孫

徵選謂選賢良也

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

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

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考之於道藝則非

八篇齊曰孫吳謂兵法也孔氏之門也孔子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

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

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

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日向

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五臣本無

暇博奕之足耽善曰左氏傳任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

一人日肝忘食銑曰致養父母也天然故良曰肝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

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善本

也

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

如此養於親納忠奉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彰著也

方今大英受

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翰曰乾乾勤心也

勇略之士則受

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善曰熊虎猛捷故以

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

如鳳如龍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

百行兼包

本作苞

文武並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管百行銑曰苞納也驚馳

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

賞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

見

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

遇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當

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善曰廣雅

曰惜愛也

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

五臣本無乃字

君子之

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王

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

濟曰勲

夫一木之

五臣本無之字

本作杵

孰與方國之封枯棊

五臣本作棋

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

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輸衮龍之

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善曰周禮曰三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向曰假衮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

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

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

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

富也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

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

今通五十二
頓也 濟曰倚頓巨富人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
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終